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朱萬曙
胡益民 主編

太函集

(明)汪道昆撰

胡益民 余國慶 點校 予致力 審訂

黃山書社

太函集

朱萬曙
胡益民 主編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（明）汪道昆撰

太函集

四

胡益民 余國慶 點校
予致力 審訂

黃山書社

太函集卷之一百五

書牘三十三首

許相公

頃從家監得相府書，重問兼至，戀戀故人之意，猶然不忘。不佞自任恣睢，夙嬰衆惡，相公不任耳視，洞然以察。爲明睨者求多，其爲圭璧之玷，咎將誰歸！第自不佞終喪，遽然忘世。即從輦下推轂，未諒不佞之心。彼斷斷也者，直以爲選蠕而力排之，信乎知我者希矣！天喪元美，後死者謂何。丘里之言，業已付之剗。非故加災於木，逝將獻笑於大方。梓人事竣，即當畢謝鉛槧。雖從擊壤，不容贊一辭。邊事紛紛，任公子大有造於不佞。斯其以怨樹德，敢不中藏。郡邑守令皆良，饗執政之賜弘多矣。縣大夫且內召，郡大夫當上程書，願乞如二大夫者若而人，保我境內。即老窮巷，不亦由

由乎哉！比年拓相舍者三，願以次完繕。彼其垣屋不治，儉安足師。是歲雨暘及時，農事庶幾有穫。居中燮理，繫於柱石之身。願舒几几，坦便便，爲社稷蒼生福。不腆另狀，餘無附言。

焦太史

別駕還郡，得太史公書。朝市山林，萬里如聞謦咳。歲五不稔，民其無如。今茲雨暘及時，有秋可待。自不佞家食，誓將以藜藿終焉。皮相舉肥，闌及擁腫，睨者弗察，輒以爲有心也者而剗刃焉。頃之邊事紛紛，斯其大有造於不佞，不佞猶故吾也，其何敢忘！山中每接驛書，隱憂饒於溢喜。君相明賢良矣，大臣法矣，爭臣直矣。願發言盈庭，不啻取訟，此何繇至哉！杞人過憂，願太史公釋之也。自昔有道之士，目詞賦而雕蟲。公不其然，則亦以爲經國大業，後之來者，誰其代興。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文，文之聖也。惟公揭白日於懸宇，庶幾耳目一新。石刻四種，獻笑大方。幸而引之繩墨，分封使節。何事未遑，謹請命。

龍君御

承惠書，兼示諫草，起而距踴，不自知其若狂。屬吳雲將行，草草具書，私布溢喜。繼聞國子先生有代興者，亦將留中。太學賢士之闕，非虛語矣。近屬汪宗孝赴函丈，肅此申之。宗孝雅在門牆，辛公期之進取，北游就試，幸得后夔氏爲之依歸，凡可孚而化，翼而飛，無庸緩頰。辛公故有新都之約，計將入郎署，能作校士一行乎。太函方治門垣，異日者，建千秋閣，徙白榆社，於此甌集，凡六十策。業已屬金陵梓人，入秋訖工，將求刪定。不腆布縷之幣，願當暑御之。

又

自君侯之辟雍，書四五上。公遠至，習聞起居往往以禮法納忠，而君侯不羈猶故也。公遠耳語，乃得裏言。但博一省郎，即撮一丸泥，塞武陵溪口，審如是，不亦翩翩乎豪舉哉！宜其聞不佞言直蠅蚊耳。竊以君侯非曲士，非偏才，得志則大行，不得志則龍蛇宜無不可。藉令爲龍蛇也者，寧能雷奮而終蟄邪！必如不佞衰白之年，雷收聲

矣，知有夜水而已。季兒無競，欲遣之橋門，則以舐犢之私，不欲置之太遠，茲已赴金陵矣。舍弟道會，將彈鋏都市中。人夏始成行，計入秋乃可息趺。道貫幸無恙，然病日深，不佞坐此不能爲白下游，仍作函中躑躅耳。公遠北上，不佞方爲季兒治裝，僅以尺一相通，不遑布幣。平生屬草，業已屬劉生部署之。

寄李本寧

天喪斯文，弇州即世。鄙人糟食之餘苦耳，避道傍而下無蹊，攫者猶然及之，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。惟公碩果，久困積薪。吾黨率以文窮，其操術左矣。顧彼之自彼，於我何加損邪。弇州集成，屬鄙人序，幸一當刮目，亟索鄙人集序之。第覆瓿所遺，荒穢不治，俟病良已，思去什七而留什三。歲月坐馳，一舉百廢，乃今籲九天，辯九地，安得弇州？聞其飾巾待期，亦嘗以此快快，惜也。獻歲，盡發故篋，屬門人輯之。無論良苦短長，哀策六十，方在校定，將授梓金陵，將就僊，般一引繩墨。今之宗匠，惟公擅場。擬遣弟子挾策中原，待命門下。公家封樹之役，併專達之。迄今凡十浹旬，猶未就緒。舍弟之病滋甚，暗不能聲。相彼在原，我心孔棘。公用情深厚，視肉骨猶賢。每言及之，相嚮泣下。右轄姚君侯，古之遺愛。專訊有期，相見幸爲先談，敬謝不敏。戔戔另

狀，幸鑒存之。

王岡伯

天喪斯文，哲人萎矣。歲杪，役夫再訊，得凶問歸。逝將匍匐婁江，拊棺長慟。人春，則仲淹之疾滋甚，幾至失聲。醫家危之，不容忽然遠出。舟楫已具，三篋日而未行。儻藉寵靈，弱弟小愈，當決策而往，閨以爲期。不佞幸託生死交，遺言以墓誌相屬。即無能爲役，欣欣以逮事爲榮。二三君子斬然衰經間，義無越境。子念方在相禮，毋煩西行，但得布狀或年譜成，不佞即可從事。雖秋毫，不敢拜命，勿相加遺束芻。容躬奠之，不敢先發。適中書君展墓而返，附布惓惓，兼謝不敏。

懋成王孫

彭生亟稱海內四家，闡及不佞。其一楚產，其三皆祇役楚中。不佞何敢望三隅，蓋三仕楚矣。先鎮國疇昔過聽，不佞幸託神交，中濡有銘，加災於石。顧鉅工無所噍讓，授之貞珉。天不憖遺，賓我鎮國。鄙人無及凶問，竟失束芻。二使將命自夏門，問遺交

至，撫今懷昔，悽愴久之。東吳、下雒二集既行，不佞亦收覆瓿之餘，付之剞劂。承戶庭里社之命，義不敢方，稽使浹辰，具草就正。同社丁元父在次，遣一力弔之。雲土李太史本寧，才足張楚，茲分部居汴，願亟定交。二草具在，赫蹏侑緘，另狀。

胡元瑞

屏居幽谷，足下振以趫然之音。留滯市廛，凡六挾日。相與上下千古，左右百家，定是非，考同異，挈廣狹，辨瑕瑜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甚則儻忽之所未鑿，象罔之所未探。夫是之謂希聲，夫是之謂冥合。老夫憊矣，何修而致此哉！乃若命酒徵歌，登歌游衍，相索於形骸之外，相從於溟滓之初，庶幾物我兩忘，各適其適而已。自後戶屢相及，收責者急於催科。幸而暑雨及時，祝融避舍，不佞兄弟，日惟高枕函中。適從酷者辱問遺，即八行，且重譯矣。幸睹新梓，吳豈越班乎。計秋分，毒熱未蠲，榜人無敢干酷吏。婁江絮酒，當在八月九月之交。先期，計必相聞，願得郭有道僂僂俱往耳。士能業已拜賜，未得及知酷者行色，不遑報書。老夫代之寄聲，外有私布。

古使君

君侯四十專城。又十年，始復故物。越三年，入粵，進律而秩不加。虔中有言，即聾者將揜耳聞。拂衣還蜀，若脫躡去。古人亦莫不然，即三聖且不免。此時離黑白若懸宇，彼多口，安能爲政哉！尚方拊髀有思，君侯行矣。邇者言及不佞，計從驛書聞之。即不佞非鵠雞，彼其嚇我者腐鼠耳。家監將命上里，不佞拜尺一於函中，幣重辭溫，何可勝感。即君河東之賦就矣，東觀方倚席待之。秋與計偕，御君侯而北，一快事也。病肺累月，力疾操觚，西望岷峨，願言不盡。

張督府

明公經營天府，捍肩膺而衛腹心，師之丈人，當世無兩。頃者屬夷生心，伺我瑕璽，萬不得逞，鼠竄而西，糾合單於，深入邊境。脫非先聲所薄，且中近關，上兵伐謀，皆是物也。廟署務出萬全，簡在元老，禁中頗、牧，則惟明公。不佞道昆，故嘗從事行間，聞此而喜可知已。計今得代，且以劍履趨朝，相距三千里而遙，材官將命且至，辭溫幣重，

如鄒谷，如燕臺，藉令有口談天，詎能稱謝萬一！道昆家食浸久，衰疾相仍，瑾若昆蟲，重聽滋甚。我躬不有，遑及四方。昔嘗私布於大司馬公、新督府公，庶幾無他腸矣。今茲復掛齒頰，任耳者其謂之何！明公猶然諄諄誨之，將甚慚於長者。肅狀申復，附布芟芟，北面主臣，敬謝不腆，惟臺慈鑒納。

蹇督府

仲春，寓墨者方于魯書，中道而阻。季夏，內兄子吳夷仲入監，復作一書併上之。聞歲杪始抵都門，則翁已抵薊門，居督府矣。二書逗遛，徒重不佞之愆。西虜生心，當宁拊髀，保釐彈壓，深有望於社稷臣。驛聞虜睨三韓，計今鼠竄久矣。屬夷構結黠虜，東西出沒無常。薊鎮衷而折之，伐謀爲上。寧使爲蛇爲虺，無寧爲率然；寧使爲犬羊，無寧爲狐爲虎。務令機格勢禁，不戰而屈之。此則幕府之優爲，惡用緩頰。往以裏言私布，翁或謂其不然。頃涉羣猜，竟掛多口。即不佞非鵷雛也，如之何嚇以腐鼠邪！舊屬材官毛驥赴邊，肅狀申白。年力衰暮，方將輯諸草以授梓人。疇昔閱視行間，擬作一記，久而亡其籍矣。獻歲，將遣門徒待命門下，經紀陳跡，拾遺補亡。及期當專布，茲不具。

王大司馬

頃西虜入，聞者譁張，發言盈庭，株連樞筦。聖主明見萬里，無稽勿庸。乃今徙幕出邊，款關請罪，則廟謨先定，伊誰當社稷功。遼陽警聞，計今鳥散矣。頃舍弟以公役往，附一書行。歲杪，始得專達。屬材官毛驥人視其子，紹介起居。不佞日迫崦嵫，門人方集不馴之言而付之梓。疇昔翁嘗言及之矣，敬附以聞。計期則來歲之秋，乃可就正。時方結舌，不盡願言。

又

頃者邊警驟聞，人言競起。明公皇皇夙夜，几几巖廊，秉之以匪躬，臨之以毋貳，卒之遏寇虐，釋主憂。蓋樽俎之勳，社稷之衛也。良工獨運，抑孰知其苦心。唯不佞臭味差同，僅守少微，瞻太白耳。歲事更始，計多福且多男。屬吳侔人燕，幸得通謁。邊事惟大司馬在，直將殲虜酋而殪之。不佞越在崦嵫，何敢緩頰。

陳廷尉玉叔

自不佞領鄉書，不入金陵者四十五年矣。屏居故里，寤寐新亭。屬季兒入成均，誓將挈之以往。幸二三君子且至，明公復以修禊爲期，一再申之，神冉冉先馳矣。三筮日將發，會弱弟之病益深，急在鵲鴿，不容愒然遠出。老妻舊疾亦作，狼顧不遑。坐是遣季子先行，不佞逡巡未決。儻俱無害，則以閏初一哭元美，由丹陽入金陵。下雉、上蔡二公，能一留之否？禊事往矣，宜莫如登高。棲霞、牛首、雨花臺、燕子磯諸勝，什倍龍山，無論山陰道矣。時不再至，願相與圖之。

張大司成

是月也，適太夫人覽揆之辰，蓋登大耋矣。太夫人爲天下母，是生胄子，爲天下師。太學固天子饋醕之區，萬方於是乎觀禮。要以尊榮壽考，夫非千載一觀乎哉！往不佞得侍同朝，幸一再聞名於楸外。乃今辟雍伊邇，無能上太夫人觴，徒託無能之辭，竊比東方生談諧王母之側，相公得無讓乎！請以咸池爲尊，雲門爲俎，北面堂背，遞稱八千

歲爲春秋，太夫人幸而聽之，猶之里社逐鼓也。不腆布狀，幸專達之中涓。不佞無任主臣，無任嚮往。

舒大司徒

往年聞進大司空則滋喜，聞徙大司徒則喜滋甚。繼聞初度，始五十，既得代，當人留都。都人士引領望之，幸得爲壽庭下。不佞踴躍三百，不知喜之無從。自昔萬鍾之家，曾不得一開口而笑。乃今太公太母始偕，老翁始艾，二仲則賓興矣，長君則上第矣，太史矣。翁之髮黟然黑也，非所謂西方希有，中國一人乎哉！邑有劉生，自言通家子也，將爲效岡陵之祝，就不佞徵辭。不佞笑而謝之，老夫無能爲役。斯其嘉祥善事，固當有辭。無何，取道歸寧。三世簪纓咸在，具曰天瑞，豈惟人瑞足多。舍弟道會之淮，荷推愛獨至。茲携季兒人監，蓋代不佞躬行路冕。入金陵，適與行會，敬附尺一，先達鄙私。於時草創蕪辭，異日仍介劉生以進。季兒，豚犬耳，嗜佔畢而絕交游，試事畢，當紹介而見之閭人，今則猶凜凜却步。不佞舊業，悉梓之金陵，計七月訖工。尚容就正，不腆另狀，惟謁史麾人之。

王大宗伯

不佞自楚通籍，未及侍翁同朝。既得歸寧，逝將白首。翁方鴻漸九達之上，海內爭睹羽儀，南都藉高廟之靈，賚秩宗而典三禮。猥自託於甸服之鄙，心竊竊然嚮往之。亟欲通名，無繇紹介。季兒無競，始學幼儀。適時政民生，入學苦難。預爲之援例入監，困蒙未能受業，乃從內史受繡。愚夫婦遞在病鄉，留侍未遣，曠日持久。茲特待命蘭臺，屬舍弟道會將之行，謹以竿牘專達。犂牛舐犢，姑息居多。惟翁矜不能而咥詔之，是爲衆父父也，鄉國密邇，利見胥期，有懷未將。附此不腆，伏希鑒納。

又

相公翱翔著作之庭，綱紀章相之業，猶之調嶰谷，奏鈞天。即有小鳴，曾不足以當瓦缶。頃及六君子曹命不佞修辭，蓋不以詹詹也者而棄小言。即芻蕘，庶幾可采。相公方以天地爲量，齊物而無不容，重以察及鴈鴨，直將以雷聲同振。郡吏將命自南宮至，洋洋寔多譽言，駢驪鏗鏘，充溢耳目，即虞九章，韶九成，無讓矣。申之玄纁之筐，貺

若丘山。辟易主臣，徒甚慚於紹介。白門伊邇，陳謝未遑。舍弟道會，釋業周游，猥蒙殊遇；屬弱子芒芒歸省，倉卒同行。茲遣之大梁請婚，取道馳謝。頃九章有事，夢卜相公，留滯如初，此其故非草莽所及知。要之，尚有待也。不腆附布，惟謁者人之。

余太史

遠聞麟喪其趾，鄉國莫不震驚。翁親於其身當之，且重爲宗祏計，因而不庭累月，固無所解於其心。勿藥而康，則天相之也。要之，仁者有後，業有名言。子姓振振，可坐而待。不佞避世，長往夢游，不及四方。或坐其有它腸，三尺之喙，遂文其面。不佞固越王孫也，即文面何傷！彼之自彼，吾則故吾。彼計雖得，吾無失也。比年，將携季兒入監，幸得一登君子堂。坐弱弟病益深，不容翫然遠去，曠日既久，乃屬仲嘉代行。季兒跬步未出戶庭，不敢遣之唐突闔者。多男蓋有吉徵矣，日望之。弟病稍康，白下之期未解，閏月上旬乃可決策，翁其索我於四百八十寺中。不腆淺淺，幸謁史麾之人。

劉少司成

不佞越在草莽，幸聞首舉公車。著述論思，壹稟於身心性命，高時東觀，具體夔龍。頃者一借臨雍，若在周鑄。四海九州之士，莫不跂足以望宮牆。即衰白餘年，皇皇嚮往。季兒幸籍弟子，不佞將紹介而見之橋門。屬弱弟病痿而深，繫之甚，不能去。茲屬季弟道會攝行即次，謹以竿牘自通。季兒顓蒙，曾豚犬之不若。童年不習應對，僅依師友而絕交游，獨治博士家言，旦夕不廢。始至受業，懼以出入分心。乃令師友併在金陵，爲閉戶計，挾日以往，願出就舍而私肄之，乞命題，程督之舍中，免其旅進。秋試將復入，畢試告歸。乃若掛名作數，以幸須臾，非所敢望。犂牛舐犢，姑息居多。竊附通家，唐突私布。告闔有狀，不腆附將。倘家弟病稍平，尚期利見，茲不具述。

孫太宰

鄙也相別十七年，僅一聚首都下，迄今復十七年矣。僅一紹介留都，前後歲星三周，曠日何久！即咫尺之牘，畢廢不修，猥云古昔石交，無用苛禮。竟乃半生契闊，不